

走出文革連載 17

走出文革

救贖

(接上一期)

平心而論，康生雖有奸臣相，但書法功底十分了得，真草隸篆樣樣皆能，畫也可登大雅之堂。中國歷史上像康生類型的人，大概先秦酷吏李斯算是第一個。自宋明清以來，蔡京、秦檜、嚴嵩等均以奸臣之名加精通書法而著稱。

鄧拓贊揚康生字畫的文章并非溜須拍馬之作。

蘇承德認為按照文革時候的標準，康生的這些字畫都是封資修的東西。他特別提到鄧拓和中調部部長孔原，說可以從這兩個人的家中找到康生的字畫。

蘇承德的這個主意可稱作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鄧拓是文革中首當其衝的人物，他的《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中一些談論風月的文章都被作為反黨的黑話而全國共討之。假如人們突然發現鄧拓居然在《燕山夜話》中寫文章吹捧魯赤水的畫，又發現中央文革的顧問康生本人也有不少疑似黑話黑畫的作品，那豈不妙哉。

俗話說一不做，二不休，我的下一步行動便是尋找鄧拓和孔原兩家的地址，去搜尋康生的黑字畫，用作炮打康生的物證。

鄧拓的女兒鄧小嵐是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的學生。她得知我炮打康生的行動後主動跑來找我，秘密地和我一起騎自行車到她家“踩點”。

半年多前，鄧拓不堪全國共討之的壓力而自殺身亡。鄧小嵐身處逆境，却不畏風險參與炮打康生

一事。那是十分令人感動，但在當時也是必須嚴守秘密的。

鄧小嵐贊成炮打康生自有她的切身感受。當她父親的《燕山夜話》被指為黑話連篇時，她難以理解家中掛着的那些康生字畫何以能清白無辜。她說，康生書贈她父親的一幅字“月如無恨月常圓”不同樣流露出一種陰暗心理嗎？

我大喜，康生的狐狸尾巴果然露了出來。面對社會主義的美好生活，康生居然懷恨在心。

用今天的眼光來看，我們的聯想未免有點幼稚可笑，但那個時代人們的思維方式就是如此荒謬。不僅是鄧拓的《燕山夜話》，我的《救鬼秘方》也是這樣被革命群眾聯想為反革命大毒草的。

尋找孔原家的地址頗費了一點周折。

孔原，中央調查部部長，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主任。他的夫人許明是國務院副秘書長，兒子孔丹在北京四中就讀。1966年冬，孔丹和一批高幹子弟組織了“西城區糾察隊”和“北京聯合行動委員會”。西糾和聯動被中央文革打成反動組織後，孔丹遭到拘捕。孔原，許明和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等被江青點名誣陷為西糾幹壞事的後臺。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夫婦兩人一起服安眠藥自殺。結果許明死了，孔原被救活。(2016年，黨史專家李海文告訴我，許明是獨自自殺的，孔原未自殺，但也受到牽連。)

我向一些高幹子弟打聽孔原家的地址，但無人知道。我突然想到，孔原是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主任，時任外交部部長助理的喬冠華應當知道孔原家的地址。

喬冠華是一個才華出眾和經

歷頗為傳奇的外交家，他的兒子喬宗准和我是同系同年級的同學。文革初期，喬宗准因擔任數力系文革臨籌的負責人而遭受批判。

我設法找到了一個外交部的電話，接我電話的是外交部傳達室的人。我向他說明我是清華大學的，有重要事找喬冠華。他推說他不知道喬的電話，但在我的堅持下，祇得將我的電話轉給了他的上司。我如法炮制，電話被轉了三四次，接電話的人都不敢輕易掛斷聲稱有重要事情，并以清華大學學生名義打來的電話。

那時候，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青年學生一個個都仿佛成了天兵天將，四出“火燒”、“砸爛”，誰也不敢怠慢。

最後，電話的另一頭傳來了喬的聲音：“我是喬冠華。”

我壓制住成功的激動，告訴喬冠華我是清華大學的學生，要求他轉告喬宗准回清華做檢查。

這當然是子虛烏有的事。搬出喬宗准的名字，不過是借此證明我確是清華學生，而做檢查雲雲也祇是為了“正式談判”前給喬冠華一點心理上的壓力。

大名鼎鼎的喬老爺居然不知道我用的是聲東擊西的計謀，在電話裏一再承諾會做他兒子的工作，並對我的通情達理表示感謝。

我隨即切入正題，要求他告訴我孔原家的地址。喬當然知道孔原夫婦自殺一事，慌忙辯解他和孔原沒有關係。他說國務院外辦和外交部不是一個系統，他不知道孔原住的地方。

我耐心地告訴他我們並沒有懷疑他和孔原有牽連，但我們有十分重要的事情需要知道孔原的住

址。在沉吟片刻并和他的秘書交談了幾句後，他告訴了我孔原的住址！

1971年，聯合國通過決議恢復中國的合法席位。喬冠華以外交部部長身份出任首位中國代表團團長。他在聯合國大會上仰天大笑的照片傳遍全球，那是何等的風度和自信。但在文革這種特有的環境中，即令喬冠華這樣的資深外交家，竟然也會輕信一個從未謀面的青年學生，在電話中泄露一個重要官員的住址。可見人們在那個時候有多大的精神壓力。在搜查孔原家時，室內陳設之奢華和孔原夫婦兩人自殺後凌亂的臥床引起了我很深的感慨。在這有限的空間中，人的命運以極具震撼力的反差形式展現在我的眼前。

當同去的學生被滿屋子稀奇的洋玩意兒和擺設所吸引時，我申明紀律：除了書報字畫，其他一切物品都不準觸動。

沒有一個人違背這條紀律，大家都知道這次“抄家”的目的和嚴肅性。

當然，一飽眼福還是允許的。我們找到了幾幅字畫并拿走了幾本雜誌。我將所有取走的物品寫了一份清單，留下清華大學的聯系地址并簽了名。

當我將清單交給孔原的親屬，一個面容姣好的少婦，并請她清物品時，她看了我一眼，不卑不亢，但似乎對我們的文明態度和拿走這些字畫的用意有點好奇。

1968年，中央調查部的人拿着那張清單來找我，我如數交還了所有物品。來人告訴我，這是他見到的唯一的抄家的人留了清單并將物品保管好的。



本報特約作家 葉志江

儘管這次抄家事出有因，儘管抄家過程文明，事後也將抄走的物品完璧歸趙，但這畢竟是一種侵犯人權、無視法律的行為。文革時期，“打、砸、搶、抄、抓”盛行，其中的“抄”便是指“抄家”。四十多年後回顧此事，確有汗顏之感。

鄧拓的家已被北京航空學院的紅衛兵占領，他們將它視為私人領地，不準他人染指。我們無緣一窺“月如無恨月常圓”的意境。

唐代詩人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中的名句“天若有情天亦老”被北宋文人曼卿對以“月如無恨月常圓”，一時傳為絕對。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時，毛澤東躊躇滿志，揮筆寫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1965年7月，毛還致信陳毅：“李賀詩很值得一讀，不知你有興趣否？”

康生當然知道毛澤東偏愛李賀的詩，他給鄧拓題寫“月如無恨月常圓”無非是投其所好。我們與師動眾，大做文章，未免淺薄幼稚了一點。數十年後，康生的字畫被輾轉拍賣，我留心着網上有關的報道，但至今未見這幅字的蹤迹。(未完待續)

南京·東京連載 17

南京·東京(十四)



本報特約作家 鄧雷

(接上一期)

繼續南下上海。劉洪友先找的是上海文史館研究員錢君甸老先生，他曾隨吳昌碩學畫，為魯迅

設計書籍封面，是于右任的忘年交。走到錢先生家樓下的巷子裏，正好遇上賣西瓜的，劉洪友挑了兩個大家伙，一邊挾一個上樓。兩人吹着電風扇，從下午兩點談到六點，錢先生還為劉洪友題寫了“中國書法學院”幾個字，後來制成牌匾，如今還懸掛在日本東京的教學樓上。在上海，劉洪友接着拜會了上海書法家協會名譽理事、大書法家翁閩運老先生，上海市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張森先生，還有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著名書法家柳曾符先生等。大家都認為劉洪友做的事很有意義，是促進中日文化經濟交流的好事，都對此給予支持。

蘇州的書法評論家祝嘉，無錫的書法家協會主席劉鐵平，鎮江的

書法家李宗海、名譽主席樂圖南，以及南京給劉洪友寫“介紹信”的老師們，都支持劉洪友在日本創辦中國書法學院，并表示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可以出任該學院的教授或者名譽教授。

在日本，種谷扇舟、長島南龍、齋藤香坡、豆子甲水之等一流書法大家近30人，同意出任中國書法學院教授。

1997年3月，中國書法學院正式宣告成立。

擔任名譽主席的中國書法大家有沈鵬、錢君甸、李鶴年、陳大羽、翁閩運、劉自櫝、王學仲、歐陽中石、李鐸、柳曾符；擔任名譽主席的日本書法大家有今井凌雪、豆子甲水之、中島司有、野呂唯峰、長島

南龍、齋藤香坡、高橋祥雲、中林典夫、渡邊寒鷗、白木敏雄、種谷扇舟。

擔任客座教授的中國書法家有尉天池、章炳文、吳民先、趙白鶴等20人，日本的書法家有岩田文堂、小原道城、高木大宇、越水春汀等30人。

學院開設了各種書體的專業學習班，還設置了哲學、歷史、美學、藝術理論等課程。

劉洪友有一套獨特的教學體系，這使他的學院能在日本競爭激烈的書法教育市場上一直立于不敗之地。

劉洪友自豪地說：“這種教學方法，讓學生們不能塌課，也不敢塌課；再加上我在《溫故》雜誌上排

名，學生之間也會比，日本人的自尊心很強，不甘落後；我再把書法分成幾級幾段，讓他們在這裏學習的兩年時間裏，不停地升級升段。這樣，學生就會扎扎實實地學習。實踐證明，這種辦法行之有效。”

兩年學習結束後，學院會給成績合格的學生頒發“中國書法學院師範”的紅木牌匾。由於中國書法學院的影響較大，所以不少畢業生在家門口掛上這個牌子，就能招到學書法的學生。

2015年，南京藝術學院委托中國書法學院成立日本分校，劉洪友任校長，除了書法專業研究課程，還增開了“中國史”“中國書法史”“西洋史”等十幾門課程，目前已經培養了20多名研究生。

南京·東京(十五)

從冷遇到親如父子

自從與長島南龍認識之後，盡管路途遙遠，可劉洪友幾乎每個月都要去神奈川相模原市拜訪他。隨着時間的推移，劉洪友與長島南龍的友情與日俱增，進出他家已很隨意了，撞上飯點有什麼吃什麼，或是一碗素面，或是一份煎餃，儼然成了長島家裏的一分子。

劉洪友一夜破譯“拓片式”書法秘密，讓長島南龍驚訝之餘對他刮目相看。通過這件事，長島南龍也看出了劉洪友對書法刻苦鑽研的精神和得天獨厚的天分，於是對他格外賞識，有意栽培，在各種場合推介劉洪友。他還特地給在橫濱市的好友齋藤香坡打了電話，請齋藤先生對劉洪友多加關照。

齋藤香坡是產經國際書法展

的高級審查員，在日本書道界有較大的影響力，劉洪友非常希望能結識齋藤先生。

劉洪友花了兩個多小時，轉了三次車，專程去拜訪齋藤香坡。不曾想，齋藤先生非常傲慢，一直把他晾在樓下，自己則在二樓伺候那幾十只嘰嘰喳喳的小鳥，把劉洪友當成了空氣。

半小時過去了，一個小時過去了，還是不見他下來。劉洪友回憶說：“那時，我盯着表的指針，看它一分一秒無情地劃過，特別着急也特別無奈。我在想，為什麼這麼久不下來呢？不想見的話就直截了當說一聲，我就會抬腳走人。可他什麼也沒說，我那時橫下一條心，祇要他不下逐客令，不管多久我一定要等。盡管每分每秒對我來說都是一分說不出的煎熬，都是對我的蔑視，可我相信精誠所至金石為

開，相信他會被我的誠意所打動。”兩個小時後，齋藤香坡才終於不緊不慢邁着方步走下樓來。劉洪友趕忙起身笑臉相迎。

齋藤香坡說：“讓你久等了！”在這裏實在不是一句平時人們見面的客套話，確實是太久了，劉洪友心裏想，臉上却不敢表露出來。

看齋藤先生這麼大架子，劉洪友不敢造次，第一句話就搬出了和齋藤私交甚好的長島南龍。劉洪友說：“是長島南龍老師介紹我來的。”

齋藤香坡聽了馬上露出了笑容，道：“這個長島南龍，滑頭，他讓我幫助你，我怎麼幫助你啊？”他接着說，“等了兩個多小時，餓了吧？走，我們喝酒去。”他帶劉洪友來到一家高級料理店，要了不少菜和日本酒，開始了兩個人的交流。

或許是老先生的口音問題，也

許是劉洪友的日語水平還不够高，齋藤先生講的話劉洪友有一大半聽不懂；劉洪友講的話，估計齋藤先生就更聽不懂多少了。劉洪友聽不懂也頻頻點頭，長時間聽不懂就碰杯喝酒，借以解除尷尬，兩個人的這種交流方式十分獨特，雙方都知道不能全明白對方說的内容，但是有酒作為媒介，似乎也不妨礙交流。

酒足飯飽，齋藤先生送劉洪友。他慷慨地拿出1萬日元說：“你不用坐電車，打的走。”

劉洪友回憶：“我每次去拜會齋藤香坡，都會被晾在那裏好長時間。如果是別人，估計早就坐不住了。有一次，我去拜會他的時候正好也有一個中國書法家在那裏，等了半個小時，那位就不耐煩了，發起火來，他說這個齋藤，根本不把我們放眼裏，我不等了。現在想來，也正是我的耐性和永不言弃的

毅力博得了他的好感，他後來對我給予了無私的幫助。”

齋藤香坡有點恃才傲物，其實熟悉後就能知道，他更是個大方豪爽的人，有一顆純潔如金子般的心，會毫不保留地幫助別人，祇不過一般人很難接近他。

知道劉洪友擅長刻印，齋藤香坡時常張羅刻制印章的業務給劉洪友。有一次，齋藤又請劉洪友喝酒。席間他說，在日本，幾乎上規模的書法培訓機構都有自己的雜誌，創辦期刊也是一個書法教學組織成熟的標志。你教書法一定要有自己的期刊，期刊的作用很大，比如說可以在上面公布學生的成績排序，讓他們不停地升級升段，能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期刊還能起到計劃作用，學生們跟着期刊進行練習，實際上你就等同于控制着學生的學習節奏。(未完待續)